

在伊朗的一个月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01-13
07:05

伊斯法罕伊玛目广场的水池里游泳的孩子

最近的新闻头条都是伊朗，就在伊朗对美军伊拉克基地发射导弹之后，一架从德黑兰飞往乌克兰基辅的飞机遭伊朗革命卫队导弹攻击，机上176人全部罹难。新闻刚出来的时候说机上有约60个加拿大公民，心想不可能吧，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一样，入境伊朗是有限制的，两个国家已经断绝了外交关系，怎么会有那么多加拿大人从德黑兰离境，但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应该都是伊朗裔加拿大人，或者持加拿大护照有双国籍的伊朗人，其他遇难的伊朗人，也都是在加拿大学习工作生活的，他们只是趁着圣诞和元旦假期返回伊朗度假，正在准备回加拿大的路上。

看新闻里介绍一些遇难者的信息，有些住的离我不远，很多都是在加拿大读书的学生，也有的刚毕业正准备开始在加拿大职业生涯，有两对新婚伊朗夫妇，回伊朗举办婚礼，其中一对刚刚在蒙特利尔买了房子，还有在阿尔伯塔大学教书的一对夫妇，连同他们的两个小女儿一同遇难，还有更多一家人全部遇难的例子，CBC网站有遇难者的名单和简介，这些居住在温哥华，埃德蒙顿，多伦多和加拿大其他地方的伊朗人或许从来不会预料到自己的人生会是这样一场结局，我深知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离开伊朗，生活在加拿大，已经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但最终还是遇难在离开祖国的那一刻。

是不是无辜的人最先遭受了最不应该的苦难呢？如果他们还在，他们会在乌克兰基辅中转，然后飞往多伦多。而在乌克兰，2014年一架马来西亚航空的飞机在飞经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地区时被炮弹击中，机上近300人全部遇难。也是无辜的人，遇难在一场他们只是经过的冲突中。

因为这几天看到的关于伊朗的新闻，联系了伊朗认识的一些朋友。其实11月的时候就想联系他们，因为伊朗取消油价补贴导致各地一些抗议活动，然后自然是镇压，还有死伤，具体死了多少人，外界可能永远不知道，因为期间伊朗把境内网络切断了，所以我当时也没能联系那些伊朗朋友。新闻里说很多伊朗人为了给外界传递消息，开车到边境，借用邻国的网络。

周四时候陆陆续续收到了他们的回复，多是抱怨，是啊情况真的很糟糕甚至危险，祈祷和平吧，我自己都能想到伊朗人捂着心口说inshAllah（但凭真主的意愿），然后问我怎么样了，情绪听起来还好，或者觉得对我这样一个遥远的人说一些悲伤的有什么用呢？他们自己不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么？

Arik是居住在亚美尼亚的伊朗人，说11月因为油价爆发的骚乱之后，他就已经没回去过了，他说他很难过，因为每天醒来都是让人吃惊的消息，然后你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亚兹德的Mojtaba说过去的一周每天都感到压力，他和他的妻子马上要雅思考试了，为移民准备，又问我知不知道还有其他加拿大移民项目。本来对出国兴趣不大的在卡尚的马赫迪也说这几天的新闻让他也想到国外去了。在伊斯法罕认识的阿曼德说生活太艰难了，他是做旅游业的，兼职卖地毯给国外游客，说现在不知道做什么了，他在一

个酒店找了兼职工作，主要是打发时间，然后又重复了他在伊斯法罕告诉过我的话：我希望我是女孩，那样我就嫁给你，然后你带我出去到加拿大或者中国。作为一个伊朗人，他说我为伊朗人感到难过，永远是普通人受苦更多，这不公平。

是啊这不公平。

我同情伊朗人，不仅是我在伊朗有一段难忘的旅途，我还觉得中国和伊朗两个国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有漫长的历史文明，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6世纪就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古波斯帝国，中国也会在若干世纪后把影响力扩展到四周，之后两个国家都是起起落落，和外来民族交织纠葛，但并没有妨碍这个文明和它的语言一样一直延续着，在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波斯人继续活跃在伊斯兰帝国统治阶层，阿拉伯人反而受到很多波斯文化影响，之后的伊朗高原更多是被外来民族统治着，塞尔柱，蒙古，土库曼等，不少都被波斯化，同时中国的领地上也有不少汉族之外的政权。近代以来和第三世界的诸多国家一样，两个国家都难逃西方的影响，无论是被殖民还是之后现代国家政体的建立。现在两个国家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意识形态的控制相似，我们比伊朗禁掉的网站和应用更多，他们还有可以学习的地方。至于经济形势，伊朗像80年以前被西方封锁的中国一样困顿，虽然他们在80年代之前风光一时。伊朗今天基于宗教和地缘政治的考量在中东输出革命，中国在80年代之前忍饥挨饿的同时也没少做过，大国风范就是如此。还有两国都有的人际交往中的假客气传统，伊朗更甚之，已经制度化地被称为Tarof，就跟中国人在结账的时候会抢着付账，虽然很多时候只是意思意思一样，伊朗人也会这样做，在商店买冰淇淋，给钱的时候，对我说不需要，坐了出租车，下车给钱说不要，但我知道他们的言外之意，我来自中国。

可是长期和西方对立已经让伊朗贴上了恐怖和邪恶的标签，上一次在新闻里看到伊朗不是负面的新闻是什么时候了呢？去伊朗旅游的游客免不了被问到，那里不是很危险么？可能伊朗人自己都厌倦了，常常对着我开玩笑说，对啊我们就是恐怖分子啊，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在伊朗呆了一个月左右，之前写过一个《伊朗：一些正在离开的年轻人》，但是视角很单一，提到的都是我接触到的一些对眼下生活并不满意想要离开的年轻人，可我知道多数伊朗人我是接触不到的，就像伊斯兰革命发生的时候，伊朗人自己可能都不了解狂热地欢迎霍梅尼回归的伊朗大众一样。

可是我一个游客，能做到什么程度呢，奈保尔说严肃旅行是一门艺术，他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很快就到了伊朗，而我当时只是一个匆匆路过的游客，盲人摸象一般走走看看。

伊朗签证给了一个月，但我又续签了几天，离开伊朗不到一个星期，伊朗宣布对中国免签，朋友说我100欧的签证费花得冤枉，我说没所谓啊，我肯定还会再回去的，下次不就免费入境了，可是谁能想到这样的情况呢，伊朗的朋友说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

我去伊朗也是机缘巧合，本来到了土耳其，继续往欧洲走就行了，但我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还有土耳其遇到的伊朗人还有极力推荐我去伊朗的人，让我改变了主意，于是掉头往东，从伊斯坦布尔飞抵德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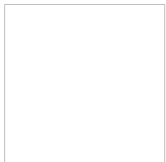
兰。在格鲁吉亚的时候，新加坡人Alex推荐我去伊朗，他说伊朗人太好了，他的伊朗朋友当时和他说，你赶紧来，趁美国炸我们之前。

我也想回去，趁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之前。

循着记忆，写下一些东西。

抵达德黑兰是凌晨之后，游客多是德国人或者法国人，这些令人羡慕的年轻人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最终还是属于德国和法国中产家庭子女的。入境被要求买16欧的保险，看得出伊朗严重缺外汇。护照上不会留下任何入境和离境的痕迹，为了避免给游客以后到访其他国家比如以色列和美国造成麻烦，可是游客还是不多，更多人并不是担心去了伊朗之后会如何，在去伊朗之前就已经是各种担心了。

从机场乘坐第一班轻轨到德黑兰市，在地铁线路图前边困惑，一个伊朗阿姨用英语问我需要什么帮助么？然后带我进地铁站，给我指哪一站下车，之后就分开了，她从另一个门上地铁，我才意识到她要去女性专用车厢，从下飞机的时候看到女性们匆匆绑上头巾到现在看到要和她分开在地铁不同的车厢，我确信我来到了真正的“信徒的国度”。



德黑兰地铁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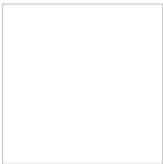
她说她来机场送她女儿和女婿，他们飞回德国，看得出来她很骄傲。后来在伊斯法罕的一个商店买东西出来之后，一对伊朗夫妇过来问我们（我和两个法国人在一起），他们的女儿想和我们说话，可以么？我们说当然没问题。两个非常漂亮的伊朗小姑娘过来用稍微结结巴巴的英语和我们交流，说她们在学德语，想去德国。和邻国土耳其一样，从19世纪末开始，伊朗也和德国有很强的联系，这也是二战中英国和苏联出兵伊朗的原因之一。

地铁车厢空荡荡，对面一个男人在睡觉，后来知道他是在伊朗读书的伊拉克人，并不会说波斯语，我中途也睡着了，他把我喊醒，说你的站到了。

六月中的德黑兰，上午9点的阳光就已经开始鞭打城市，抬眼就能看到北边的厄尔布尔山脉，透过德黑兰污浊的空气，能看到山顶上的雪盖，愈发让人觉得城市酷热难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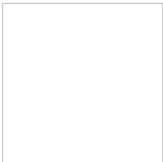
熟悉了城市之后，白天就尽量躲在室内，比如在国家博物馆和旁边的Malek博物馆里消磨了大部分时间，这个国家也有足够多的历史和文化财富来留住参观展览的游客。出了室内就直接曝晒在阳光下，公园里有不少躺在树荫草地和长凳上休息的伊朗人。在伊斯法罕的时候，我也躺在公园的草坪上睡着了。

伊朗人酷爱绿地和野餐，车的后备箱里常备着毯子，找到一片草地就抖开，尤其是漫长而凉爽的夏夜，路边，河边都坐满了野餐的伊朗人。围坐下来，带了火灶，煮茶，咬着一颗一颗方糖喝下去，切开西瓜或者分享其他水果，还会有在伊朗常见的面包(汉语语境的话更像是饼一类)，Sangak或者lavash，在上边摸了蜂蜜或者乳酪吃。在伊斯法罕的扎因代河河岸边，下午暑热刚退，伊朗人就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地铺了地毯坐下来，凌晨之后他们都还在。伊朗人的晚饭10点都不一定能吃得上，这可能是他们消磨夏夜的方式。



伊朗人在等待刚出炉的Sangak面包凉下来，Sangak在波斯语是小石头的意思，因为这种面包是在铺满小石头的烤箱里烤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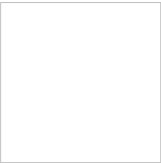
在克尔曼沙赫，阿玛尔（Amar）带我去见他的朋友，我们就在一条主干道路边的草地上坐了下来，阿玛尔带了面包，他的朋友带了野营用的小灶，问我们喝咖啡还是茶，还带了鸡蛋。伊朗人常用面包配着摊好的鸡蛋吃，当然如果有番茄在，还可以做更正宗的伊朗煎蛋，像中国的番茄炒蛋，但他们先炒番茄，切得更细更小，然后直接打蛋进去。我们当时旁边还有一个在野餐的大家庭，三条毯子拼成，大概有十几个人，小孩子在旁边跑着玩，大人们在抽水烟。我们在那个夜晚聊得很开心，阿玛尔的朋友让我和他去伊朗西北部一起爬山，我说我怕你我把绑架到阿富汗，可是12点很快就到了，他的伊朗女性朋友必须要回家了，这是规矩，她们把头巾重新扎好，覆盖着美丽的头发，不得不离开了，像灰姑娘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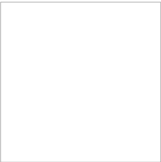
在克尔曼沙赫我们旁边野餐的一个伊朗大家庭

到了周末，伊朗人会有更好的避暑消夏方式，他们会开车到山里。伊朗的两条大山脉，厄尔布尔和扎格罗斯，一横一纵穿越伊朗，很多伊朗人都和山有亲近的条件，今天伊朗还有很多山地游牧民族，在鼎盛 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即使建造了伟大的波斯波利斯，古波斯人还是有游牧民族的习惯，国王的行宫不止一处。

哪怕海拔高一点点，山里的温度就足以让人幸福了，况且还有成片的绿荫，和汨汨而下的山泉。到了山里，就暂时忘记了炎热和土黄色的伊朗。在设拉子，我和朋友们到郊外的一个山里，顺着河道往上爬，两边全是在野餐的伊朗人，像是参加一个盛会一样。有了一整天时间和闲情，伊朗人会用石头堆起来一个灶，一家人在旁边把腌好的鸡肉串起来，父亲或者儿子生了火，然后烧烤中东地区常见的kebab。小溪里漂着很多西瓜，暂时冷藏在那里。一些家庭带了乐器，演奏起来的时候，旁边的人跳起了舞，伴随着歌声，设拉子的朋友说，他们在唱海啊海啊，他们是从南边波斯湾过来的人。和其他中东人一样，伊朗人还会嗑瓜子，这和中国人也像，西方人理解不了的东西。我们在旁边看着，热心的伊朗人送过来一些烤肉还有瓜子给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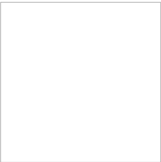


设拉子附近沿着河道野餐的伊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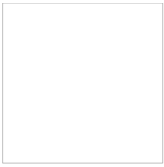
跳舞

在霍拉马巴德，礼萨（Reza）带我一起去了他和朋友们的周末户外活动，到一个山里野餐。一大早到了集合的地点，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有好几辆破破旧旧的中巴车，像是上个世纪淘汰下来的，吃的喝的都在包里准备好了，我因为是客人，什么也不需要贡献。开了快一个小时，然后进入山路，就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么破的车，颠簸到不能再走的时候，我们下车，在一个山谷里，旁边就是一个游牧部落卢里人（Luri）的营地，养着鸡和羊，还好奇地进他们的帐篷里看了下，虽然很简陋，但也铺了好看的地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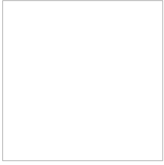


露营的山脚下

然后又步行到野餐的地方，顺着河道，可以利用的平地上都已经坐满了伊朗人，像野花盛开而点缀起来的绿草地，大家隔着合适的距离，开始扎营，其实就铺开毯子，把食物拿出来，煮茶，做饭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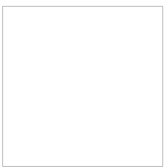


河岸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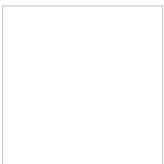


河边抽水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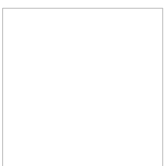
那一片在山里满眼翠绿的地方，河水冰凉，想卷起裤管淌水过去，试了试就放弃了。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伊朗人躲在这里野餐，很多脱离大部队的家庭，藏在某片树叶之后，路过的时候会给我们打招呼，看到我这个外国人，好奇地问问题，被一家又一家邀请坐下来喝茶和吃东西。食物太丰富了，他们真的很用心在野餐啊。



突然就从树后边出来的一家伊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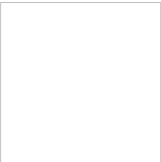


这里离库尔德人聚居的地方很近，也有不少库尔德人，下午午睡之后，音乐响起来，大家肩并着肩，拉着手，中指勾着中指，起腿又落下，前进又后退，跳起了库尔德人的舞蹈。我想起来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深夜，在博斯普斯海峡的岸边，几个库尔德人也在这样并肩跳舞，朋友说他们能这样跳一个晚上。



我觉得伊朗人也可以这样一直野餐下去。这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想不出任何理由来打断他们这样

的乐趣。



后边一直跟在我旁边但又害羞不敢说话的一个小姑娘



礼萨和他的朋友

傍晚坐车回去的时候，公路两边还有很多在野餐的伊朗人，有些才刚刚赶到，刚刚铺开毯子而已。车里放起来我听不懂的伊朗音乐，大家跟着唱起来，礼萨像车里的其他人一样，勾起我的手指，虽然是坐着，也要一直跳舞才行。

可能因为是穆斯林也可能是伊朗人就是如此，同性男子之间的身体接触并不避讳，两个牵手而行的男性并不鲜见，在德黑兰见到比我年龄小的阿米尔，我说了一个笑话之后，还被他摸了脸。在水果店等一个朋友买东西，一个大叔在给我们拿完葡萄之后，还摸了我的脸。我被摸得一愣一愣。

德黑兰也是一个人口巨大的城市，地铁虽然干净整洁，但高峰期和北京一样拥挤，地铁里也是唯一看到乞丐讨钱的地方，更多是身上挂满各种小商品的小贩，塑料手枪，袜子，圆珠笔等等，在车厢里穿梭叫卖，他们看上去都是打扮体面的中年男人。还看到一个在地铁里跪着行走的小姑娘，一直埋着头爬行，给乘客擦皮鞋讨钱，很多人都把脚缩了起来。

从德黑兰的菲尔多西广场向南走，都是换钱的地方，这似乎是伊朗唯一看起来蓬勃的行业，至少换钱的地方总是人满为患，因为货币贬值，换汇业务供不应求，每天开市之后，去晚了钱都换完了，然后只能求助在商店旁边聚集的黑市小贩（这么公明正大，似乎也不能再称呼是黑市了），用计算器砍价。在德黑兰有幸认识几个在德黑兰大学教汉语的中国人，庆幸他们的工资不是按伊朗里亚尔发放的。想起来在古巴的时候，为了掌握外汇，那里同时用两种货币，伊朗会不会也步入那样的境地呢。至少从商店里商品来看，伊朗要比古巴好太多了。

因为被制裁的经济困境，伊朗的收入比不上中国，虽然中国的地区差异很大，但伊朗的物价也不高，国家也肯定在控制物价，不然在这艰难时世，伊朗人怎么会满意。伊朗的油价因为政府补贴非常便宜，一

升汽油人民币一块钱都不到，然后与此有关的交通运输成本也低了。在伊朗我只在后半程的一段路上在路边搭车，一来是外边太热了，二来我不会波斯语，大部分伊朗人不会英语，沟通困难的情况下，搭车的乐趣就少了很多，三是如果搭车是为了省钱，在伊朗确实没必要。伊朗基础设施底子不错，公共交通发展得也很好，重要的是交通价格低廉，两三百公里的路程，vip大巴20块钱不到，这和我当时刚离开的石油完全依赖进口的土耳其有着巨大的差异，土耳其的长途汽车票价感觉可以追上欧洲，同样的距离有伊朗的四五倍多。市内的出租车，如果用打车软件，价格更是便宜得不可思议，我和法国朋友在伊斯法罕的用Snapp打车，看到价格，都觉得不好意思，太便宜了，每次都多给了一点。

伊朗的私家车数量并不少，许是因为贸易限制，最常见的是两种国产车，因为排放标准或者引擎技术的关系，这也是伊朗尤其是德黑兰地区空气污染的一个因素。在伊朗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从中国进口的汽车，这和中国手机在这里很流行一样，毕竟这个世界上继续和伊朗做生意的不多了。在伊斯法罕的一个博物馆里参观的时候，认识一个国内IT科技公司的技术人员，说是过来和伊朗想发展数字货币的业务有关。也难怪，他们自己的货币现在实在是脆弱不堪。

货币的巨大贬值意味着出国旅行异常困难。我在卡兹文（Quzvin）的警察局办理续签的时候，屋里的伊朗警察翻我的护照，用波斯语问我话，一脸惊讶，我以为是护照有问题，朋友哈迪翻译说，他问你为什么会去过那么多地方，哪来的钱。

我当时心情不算好，因为续签白跑了几趟，懒得回答。但又想起来如今政治和经济形式，出国对于现在的伊朗人是算是奢侈的事情，因为经济制裁，伊朗货币里亚尔贬值了三分之二，他们即使能出去，也会觉得消费困难，又怜悯起这些警官，更何况伊朗护照可能还不如中国的好用。

在加拿大毕业的时候，折腾工作签证的事情，同样喜欢旅行尼日利亚的朋友说起不同国家的护照待遇，说加拿大人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生来就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优势吧。

伊朗护照可以免签去旁边的国家，比如土耳其（另一个遭受货币贬值困境的国家）和亚美尼亚。我在土耳其的孔亚认识两个伊朗南部Ahvaz过来旅游的伊朗人，一男一女，他们一路搭车过来，省钱。我们那天晚上和其他几个朋友决定一起做饭，还去了土耳其卖酒的商店买酒，酒精在土耳其是合法的，但并不便宜，那个伊朗男生对着摆满酒的货架拍照，还被超市的保安喝止了。但那个男生自己并不喝酒，只是好奇罢了。

遵照伊斯兰教义，伊朗这个宗教国家里，饮酒和买卖都是非法的。我在亚美尼亚的时候，住的青旅里边有一个专门从伊朗过来买酒喝的伊朗人，几千里路过来。他去超市买啤酒，没仔细看商标，或者是对酒类不熟悉，买了一瓶格瓦斯，很失望，说还好也买的有伏特加。

伊斯法罕的阿曼德说了一个自己的悲伤的故事，他之前在中国替一个伊朗贸易公司工作过，但经济制裁之后，就不得不回伊朗，没工作没收入的情况，有过一段艰难时期，他的朋友们决定带他去山里野餐，算是散心，他们带了酒，然后被警察发现了，阿曼德被抓了，进了监狱，又花了好多钱才出来，他说当时都哭了，说太难了。

但即使如此，还是会有伊朗人愿意尝试，有时候感觉甚至都不是喜欢酒精，而是想接近禁忌。在霍拉马巴德的山里野餐的时候，阿里悄悄问我喝酒么？我说当然了。然后小心地从包里掏出来一个可乐瓶子，里边装的是啤酒，说是德黑兰过来的啤酒哦。

南部的城市设拉子和附近地区本身就是产酒的地方，翻开设拉子诗人哈菲兹的一本诗集，提到酒的地方比比皆是，对于诗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只要稍加打听，在设拉子就能买到本地产的葡萄酒。

但我相信大部分的伊朗人还是遵守教义，即使对酒精不是谈虎变色的态度，也多半是拒绝，“魔鬼的行为”，自当不是生活的一部分。

相比酒精，穆斯林对于抽烟的态度就宽容太多了，和土耳其一样，伊朗男性抽烟比例很高，或许是因为古兰经本身没有明确提到禁止抽烟，所以中东地区，抽烟，抽水烟很常见。很多伊朗人早饭就是在专门的水烟店里吃的，抽完一袋水烟之后才神清气爽地去上班。

那么毒品呢？伊朗人，至少我接触的伊朗年轻人里边，对于大麻甚至鸦片的态度要开放多了，他们并不会像酒精一样谈论的时候有所忌讳或者回避。可能伊朗就处在从阿富汗到欧洲的这条“毒路”上，并且自己国家也可以有条件地合法种植大麻，他们对这些并不陌生。

我在德黑兰的格列斯坦（Golestan）皇宫前边一个小广场消磨时间，因为是旅游景点，游客和本地人熙熙攘攘。我因为要联系朋友，就问旁边一个坐着的伊朗男生借电话，伊朗人很热心，打个电话当然没问题，但我没想到的是，我把手机还给他之后，我俩聊了下，他说你抽大麻么？然后说让我等下，他去找卷纸，5分钟就回来。

然后还带着他的几个朋友过来了，在这个旅游景点外边他们应该对外国人并不是陌生，但还是饶有兴趣地和我说话。有时候在伊斯法罕的河边也能闻到大麻味，在设拉子附近一个人来人往避暑的地方，经过两个伊朗年轻人，闻到大麻味，他们也热情地问我们要不要一起。

卡兹文的哈迪说，他之前抽很多，每天都抽，他是开出租车的，等活儿的时候就抽了，我说你也不担心安全啊，他说没事儿，习惯了。也许还有伊朗大麻价格低廉的原因，阿曼德自己也是，他说之前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抽大麻。他们真是比我认识的西方嬉皮年轻人还热衷这个啊，也可能是觉得这要比酒精实惠且没什么风险吧。

当然也许是因为我是外人，伊朗人并不介意而且乐意和我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他们愿意展示出来的可能并不是大麻酒精这些东西，一是想让我知道我是一个受他们欢迎的客人，二是告诉我伊朗也和外边其他的国家并无太多不同，也有看起来似乎是不该有的东西。

在伊朗搭车也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路上车流量可以，基本上只要伸手，很快就会有车停下来。一来伊朗人自己就用这种搭车的方式出行（当然是有偿的），他们对伸手搭车并不陌生，二来看你的模样是外国人，很愿意停下来帮你一把。但伊朗人并没有免费搭顺风车这个概念，我让我朋友帮我用波斯语翻译hitchhiking，他说波斯语里边没有这个。所以在伊朗搭车的时候可能要提前说清楚，不然他们会很困惑你在做什么，或者困惑你为什么不给钱。这其实在外高加索三国情况类似，因为私家车收费载客很普遍。

我仅有几段搭车经历。先是从波斯波利斯回设拉子的路上，很近，几十公里而已，那天是节假日，路上很少车，也没其他办法回去，出租车都没有，和一起的俄罗斯朋友伸手搭车，被两个伊朗人载回了设拉子。或者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或者对我们这样搭车的方式感到好奇，最后还要求和我们一起合照。这在伊朗也不鲜见，不像在印度和其他一些地方，只有白人才会被这样要求，黄种人东方人一样，顿感这个国家因为封锁，不幸和其他国家产生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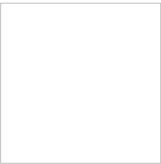
之后我自己从霍拉马巴德搭车去克尔曼沙赫，两百公里的路程，司机先是搞不明白我要做什么，然后又拉我去找可以说英语的伊朗人来翻译，又把我拉到客车站，说让我坐车，我说我就是搭车而已啊。

在路边招手，很快一个伊朗大叔停下来，去大概一半的路程，路上靠着谷歌翻译交流了下，大叔就是本省人，看到我这个国外游客来到这个没啥游客的地方很开心。Lorestan省两侧都是丘陵和草坡，虽然看上去还是干了些，但也比我之前在东部和南边的沙子悦目多了。下车之后发现自己在一条人烟稀少的道路上，等了好一会儿，路边的正在种地的农民伯伯们都跑过来和我合影了，另一个大叔停了下来把我送到了目的地。

从克尔曼沙赫离开后去哈马丹也是搭车，很快一辆卡车就停了下来，让我上去了，但是他去不远，我说没关系，卡车噪音很大，我又不想手机上的谷歌翻译打扰他开车，就笑呵呵地坐到一个安检站。司机和安检站的士兵说了我的情况，然后我在他们的岗亭里边等，他们把一辆大巴车拦下来，让司机带我去哈马丹。从哈马丹接着搭车去卡兹文，两百四十公里的距离，在路边招手，一辆车停下来说不去那个地方，然后后边一辆车也已经停好了，像是排队让我搭车的一样，那个司机是Mojtaba，我说去卡兹文，我也没听懂他说什么，反正感觉他说没问题，上了车之后发现不对，他不卡兹文，是去更远的另一个方向的卡拉季（Karaj），就是想让我搭车，而且后边发现是具体是想让我去他家做客吃饭。

所以一段本来3个小时的路程，花了更多的时间，路上还有其他乘客上上下下，山势也高了起来，离北边的山脉更近了。路上和Mojtaba用谷歌翻译折腾地聊了一些，伊朗人开车心大，一手开车一手用我的手机打字，然后从波斯语翻译成中文，信息常常破碎也令人困惑，但因为我们俩在车上有足够长的相处时间，穿山越岭的间隙，大概也了解了他一些，他有一个孩子，但是离婚了，现在也没有工作，是一个农民，车的后备箱里边有很多杏子，抓了好多让我在路上吃，车里还有水壶，装着煮好的茶。他好奇地问我宗教信仰，我说没有，他表现地很吃惊，说每个人都有信仰，都应该有真主的。我问他平时做什么，他也没说清楚，又提到了真主。到了他家里，有些困了，他的妈妈在做饭，端来茶和水果，我睡着了，醒来之后，他的弟弟也过来吃饭。问我怎么会在这里，我说你哥哥带我来的，Mojtaba在旁边不好意思地笑。

穆斯林很重视待客，也不会让客人动手，藏红花米饭，上边撒着葡萄干，烤了鸡腿和鸡胸肉，和烤番茄在一起，这是家里常见的菜式，在其他伊朗人家里也吃到过。伊朗人很喜欢生吃蔬菜，不是西方人做成沙拉，就是一盘青菜，不同种类，有几种是香草，薄荷，罗勒叶之类，配着饼嚼着吃就好，当然少不了茶，餐后还会有撒着干果的酸奶。



在Mojtaba的家里吃饭

和中东其他地方类似，伊朗可能更甚之，因为他们有引以为傲的地毯，伊朗人家里椅子桌子这样的家具都不是必须，很多家里都没有这些东西，大家席地而坐在地毯上，吃饭的时候，把一张桌布铺开就可以了，晚上睡觉把地上卷开的床铺摊开就好了，我还直接在地毯上睡过很多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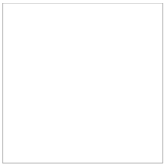


在阿玛尔家里，他们是库尔德人，但也一样，家里有沙发，但也常常只是坐在地毯上

吃了饭Mojtaba说你今晚可以住我家，我说我得走啦，答应好朋友了，不然我今天都赶不到卡兹文了。Mojtaba把我送到一个上主干道的路口，这里靠近德黑兰，车流很多，空气也很差，我在路口等了会儿，一个出租车司机让我上车，也不要我钱，把我送到了个客车站，可惜即使我想坐车也没有往卡兹文的车。去主路边搭车，在傍晚之前到了卡兹文。

之后在里海旁边的Rasht也搭车往返去了附近一个旅游的景点，一个叫Masuleh的村庄，去程的司机下车之后问我要钱，我才意识到他让我上车的时候根本不清楚我在做什么，也没听我的解释，以为我就是和其他乘客一样，我不介意给钱，也没多少，但他怕我跑，把我手机夺走了。我觉得很生气，和他也说不清，旁边一家伊朗人看到过来给我翻译，最后我给了他钱，他才还了我手机，虽然是误会，我觉得他很过分，说你是一个bad Iranian。那一家帮助我的伊朗人开车路过我旁边的时候，还下车给了我一个冰淇淋，说你不要生气，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不懂hitchhiking是什么。

我后来想了一下，可能是他对我的防备心比我对他的防备心还重感到沮丧吧，毕竟在伊朗，作为一个游客，我有一个很难得的松弛状态，即使和商贩的交往中，也几乎不用担心自己会被骗，这和其他地方，比如在后边去印度的旅游就很不一样。



Masuleh

唉写得跑偏了，本来想按照自己旅行的时间顺序写下的，下一篇吧。

